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明

武宗皇帝

〔己卯〕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 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

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

前儀

帝自加太師敕諭巡行祈福三月郎中黃鞏字伯固 莆田人修撰舒芬字國裳 進賢人等百

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 帝降手敕諭吏部曰鎮國公朱

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

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

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亨 蘭谿人具疏連署以進略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

倭倅又再壞于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修撰舒芬亦邀其

同官崔桐字來鳳 陽州人等七人上疏極諫略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復聞南幸盡

宜監博浪 柏人之禍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于中 南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字汝信 進賢人太常博士

陳九州字惟濟 臨川人復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承 汲縣人等十四人刑部

郎中陸俸吳縣人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太倉人等十六人兵部郎

中孫鳳洛陽人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亦以其術諫

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

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敍九谿衛人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鄱陽人等二

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莆田人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

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桮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

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玠字邦秀蕪城人疏

救外莫有言者諸倖揚揚得意得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

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

疏諸臣跪既畢仍杖之于廷死者十一人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珪大理評事林公黼行人李

紹賢孟陽詹軾劉概李惠遵字孟簡江寧人校鄆城人珪汲縣人惠祥符人餘除名貶黜有差成

鏊于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德成餘姚人按察司副使許達字汝

人始死之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

夕覲觀宸濠賄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于帝用異色龍棧報賜異色龍膳者故事新賜監圖書棧也宸濠大驚別使受賈復勸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助寺工彭大

傾寧及威賢令太監服忠乘間為帝言曰賢稱寧王孝讓陛下不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

章言之皆為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致仕都御史劉養正舉人謀遣姦人

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

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

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尙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

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

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

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孫燧直前

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

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

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

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

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為

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尙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

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

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命勘福

建叛軍行至豐城注見前而宸濠反知縣顧祕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

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

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

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兩廣楊旦字晉初建安人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缺供

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敍其歸國之誠令愆愆早

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

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調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

留宜春王拱樛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字通

之蕭縣人知府張文錦安邱人等固守不能克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敵衆隨機應變所向摧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

望金陵設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在江西清江縣東北亦曰清江鎮道通豐城爲南北津要臨江知

府戴德孺臨海人袁州知府徐璉朝邑人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

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

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縴登縛拱櫺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于樵舍鎮名在江西新建縣西北禽之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

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

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在江西南昌縣東通餘干縣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

邢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在江西鄱

陽縣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陳盡出金

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

副舟妃婁氏上饒人以下皆投水死宸濠欲謀逆婁氏嘗苦諫不聽及是歎曰宸濠舟

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

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禽宸濠之策

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即令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剿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  
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涿州王守  
仁捷奏至留之不下

帝至保定宴于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為藏圖戲符探得圖帝不悅飲  
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盧溝  
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  
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

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媚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  
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  
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  
賢

永故與楊一清善除  
劉瓚故守仁稱之

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

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  
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泰已先  
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窘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  
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  
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遍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

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死至揚

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儼諫稍止及是至南

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輒沮乃止彬率

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為長跪魏國公徐鵬舉世孫及公卿大臣

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尙書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應天府丞寇天敘字子博榆次人挺身與

抗彬氣稍折

〔庚辰〕十五年秋閏八月受江西俘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

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禽之然後置械受俘時張忠許泰屢矯旨召王守仁守仁不赴

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晉守仁

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帝發南京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至是儲冕手疏跪

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

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為變帝心疑欲歸

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次日至瓜洲避雨民家復自瓜洲濟江登金山遂南渡幸大學士楊一清第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



太監邱得索賄不得，以鐵絛繫知府蔣瑤，字粹卿，歸安人，辱備至，數日乃得釋。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舟。

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

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

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

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

實鑄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後明正其法。皆不聽。傳者謂江彬復欲邀帝北幸，故欲連決此獄云。越三日，帝還京師，大耀軍容。

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帝去年南

寧罪狀，即命羈之。臨清，陸完素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西，搜閱簿籍，得完交通事，奏之。遂命執完至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揭白幟，標其姓名，死

者梟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巳〕十六年春三月，帝崩于豹房。葬康陵，在京兆昌平縣八寶蓮花山。帝疾甚，謂太監陳敬蘇

進曰：朕疾殆不可為，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

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等

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燧獻王祐杭子時獻王堯厚燧以世子理國事入嗣皇帝位。先是

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

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

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

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

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尙書王瓊率九卿入

左掖門風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願不與邪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

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

蔣冕去則己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

有大于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邊軍俱重賚

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

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彬知天下惡己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

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

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逮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

是為世宗

世子至京師止于郊外禮官具儀請

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顧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

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蠹政釐扶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衛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

大興人

于安陸

召費宏入內閣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並

復其弟案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卽位甫六日卽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

部尙書毛澄

字憲清  
崑山人

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

足爲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而以楚王

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爲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

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獻王故事稱孝宗

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是

互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

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帝益不

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

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

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

中張九敘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

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鞠治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

儲後卒于家帝念先朝舊臣贈太師諡文康

以袁宗皋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皋由進士授興府長

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

皋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于市人心大快

沙呼實亦并伏誅惟張忠許泰資緣貴近

減死徙邊

秋七月進士張璫字秉用永嘉人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師 璫時以

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卻璫揣知帝意乃遂上疏

略旨陛下

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

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毋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

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掘廷議得

璫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為

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

于是給事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字獻卿浮梁人交章劾璫帝不聽

璫初

以舉人八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璫同舉于鄉先禮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官湖廣參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璫合璫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

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祀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不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諱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

夏父之徒也，不肯馨，璣疏遂獨，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胡鐸，字時振，餘姚人。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志曰安

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啓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

臣惶懼毛澄乃謀于內閣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獻后而

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張

璣知帝意嚮己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

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為邪說惟

兵部主事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揣璣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

外轉僉事璣出為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為衆論所齟引疾歸

世宗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楊廷和等言興獻

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給事中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亦以為言帝勉從

衆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

嗾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

疇為僉都御史帝登極初九疇復原官進陝西按察使巡撫甘肅案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

九疇抵鎮後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

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

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為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

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

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

今山東博山縣舊為顏神鎮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因名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

流劫東昌兗州

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

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

以下注並見前

間突至曹州欲

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

州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令諫與都督魯

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諡文簡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

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爲鎮而卒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爲嫌姻大體議起

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梓謬不能聽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

夏四月以宋儒朱熹裔孫墅朱子十一世孫爲五經博士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

元錫字天啓婺源人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

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

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

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宮中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

最字振廷崇仁人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晉廣德縣宋爲軍元改路明降爲州今爲縣屬燕湖道判官文

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

獄戍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字公謙貴溪人充監禮使湛若



水

字元明，增城人。

顧鼎臣

字九如，崑山人。

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

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甲申〕三年春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

字子實，安仁人。

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

廷臣議。孝宗興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張璉同官

日夜私詆朝議。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

興國太后曰聖母，并錄侍郎席書

字文同，遂寧人。

員外郎方獻夫

字叔賢，南海人。

二疏以聞。

萼疏略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

禮定稱聖母，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神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

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甚明。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

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初，書與獻夫，知大

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尊所生帝后，定號曰皇考皇母，既具，聞朝中詆張璉為邪說，懼不敢上，而密

以示萼，及是，帝得疏，心動手，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

字抑之，

會

文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俊議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

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恩義尤篤，益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乃為

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

宗，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在乎至情。至于名